



YanqinXilieXiaoshuoJi



流星的眼泪在飞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严沁 著

YanqinXilieXiaoshuoJi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流星的眼泪在飞

严沁系列小说集 严沁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星的眼泪在飞/严沁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4332-4

I. 流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437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: 01-1999-0710 号

书 名	流星的眼泪在飞——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满庭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283 千字
印 张	10.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332-4/I·3376
定 价	21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YanqinXilieXiaoshuo.Ji

严沁——

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
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

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
以至种种世间情。

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
情爱芬芳，
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
爱情世界。

责任编辑 吴若竹
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3 | 流星的眼泪在飞 |
| 185 | 振翅高飞 |



流星的眼泪在飞





早上十时，顾希仁已坐在他那气派的办公室里，阅读秘书为他预备好的财经资料。

他，五十六岁，永昌投资及地产公司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，是个勤俭而低调的生意人，跟那些新兴富豪的夸张、高调，完全不同，他只默默地经营着越来越好的事业。

他看来不像生意人，反而更像读书人，那天生的书卷味令文质彬彬的他更具气质。

房门轻响，进来的是人事总监，跟在他后面的是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。

顾希仁眼前一亮，对年轻人的印象十分好，他恍如看见自己当年的影子。

“殷传宗，”人事总监介绍，“新聘请的会计经理。”

希仁再一次从头到脚打量一下殷传宗。

很年轻的年轻精英，却有个传统的名字。

希仁不觉微笑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非常好，”他由衷地说，“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”

做老板的很少这么客气谦虚，殷传宗的脸上也露出笑容。

带新职员给老板认识也不过是例行工作，他们离开后，希仁很感兴趣地找出殷传宗的资料来看。

殷传宗，二十七岁，一九六五年生，父母资料俱不详。香港大学毕业，出身于保良局。

希仁有些怀疑，人事部怎会请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做会计



经理？他们公司进出的账目巨大，如果……

他的眉心松开。不会有如果，连他一看就喜欢的年轻人，这年轻人必有优胜于他人的特殊才能。

他该相信人事总监的能力。

二十七岁，和家杰——他的独子同年，莫名的好感令他放弃追问殷传宗的来历。

用人不疑，这是他的宗旨。

中午，他的私人厨子替他烧了清淡的小菜，就在办公室后面的私人小饭厅用餐。家杰有时来陪他，但今天家杰去投标一块地，赶不及回来，他便独自用膳。

膳后，与妻子李曼宁在电话里闲聊几句家常，便又回到办公室里。

他年纪不老，正当壮年，却有一种上一代人处事的作风，他是个不追赶时代潮流的人。

三点过一些，意气风发、神采飞扬的顾家杰回来。

“我赢了。”家杰喜形于色，“我以原定的价钱顺利地投到那块地，值得庆祝。”

希仁点头微笑。

对财富，他已不再那么热衷，多几亿，少几亿，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活。他的目的是培养家杰——他的独子，能完全独当一面地继承他的事业。

“整个发展的计划书已弄好，现在各部门正分头进行，我一定要它成为香港最新型、最现代化的社区。”

希仁很满意。

家杰在斯坦福建筑系毕业，又修了两年商业管理，是真材实料的接棒人。

儿子虽然有点浮躁，有点自视过高，但他终究年轻。他们这样富裕的家世，家杰难免有点骄傲。

然而，家杰是能干的，学成回来后的三年内，有几单生意都做得不错。经验虽略嫌不足，但有的是时间。



整盘生意将来都会交给他。

家杰并没有跟他一起回家，带着自己一班手下去庆功了。活泼好动的家杰与他个性并不相同，甚至不像曼宁，或者新一代的年轻人是这样的。他觉得自己对家杰是宠——一种慈父对儿子的骄纵。

他骄纵得起，他有这条件、背景。

每年，香港都选出百名富豪，他虽然没有上榜，但他心里明白，自己的财富比许多上榜的人殷实许多。

他的低调保守，就是这样。

深水湾的独立花园洋房并不惹人注目，就算室内布置，他也选朴实而清雅的，这才适合他与曼宁的个性。

他们的晚餐是吃斋，这是曼宁的习惯。三十年来，曼宁专心向佛，茹素已久。本来希仁并不习惯，渐渐地也爱上素食。

素食能令他征战商场后，内心得到宁静。

“家杰又不回来吃晚餐。”母亲曼宁抱怨。

“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世界，不可能永远在我们身边。”希仁笑。

“家杰就是不爱回家，也不亲近我，这孩子从小就这样。”

“别抱怨。裙脚仔不会有出息。”

“只好等家仪留学回来，”曼宁摇头，“希望家仪别像哥哥，只重事业。”

“家仪从小就是你的乖女儿、好女儿，放心，她跟你最贴心。”

曼宁笑了。

她比希仁小一岁，脸上依然有着昔日的清秀美丽。她是个心肠好、又仁慈、又温婉的女人，思想保守，惟一的希望只不过是父慈子孝，她是个满足的快乐妇人。

“新请了个会计经理，和家杰同年。”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提起来。

“哦，很特别？”曼宁意外。



他们在家中绝少谈公事，谈生意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”希仁抚弄着眉心，“很有好感，觉得他像当年的自己。”

“如果真材实料，就不妨提拔一下。”曼宁说，“难得有一见令你生好感的人。”

管家把一具无线电话送过来。

“大小姐长途电话。”管家轻声说。

家仪，母亲心头最疼惜的宝贝女儿。

曼宁已沉醉于与家仪聊天的快乐中，她问女儿的上课情形，问女儿的生活细节，又怕她吃不好，又怕她穿不暖，更担心她的安危。

“妈咪，如果我们学校还不安全的话，美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校园了。”

家仪就读的，是曼宁亲自去美国各大学校园巡视一周后，千挑万选出来的卫斯理女子大学。这是当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、也是当今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·克林顿的母校，更是许多美国及世界各国“名门望族”的千金们最爱进的贵族学校，连香港船王的孙女也是家仪同学。

“真想让管家卢太去陪你。”

“千万不可。我不想变成波士顿电视台访问的对象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今年有个一年级学生的父亲是韩国首富，她家派了管家、司机、厨子来陪她，在学校旁边买间大屋住，轰动整个波士顿校园区，电视台访问了她。”

“这——也没什么，我们也做得到。”

“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。那韩国同学在学校变成生人勿近的异类人物，我才不要。”

“你这孩子。”

“我会自己保重。你不是说我要我在美国学习独立吗？我很好，也学会开车。妈咪，暑假回来带你游车河。”



放下家仪的电话，看见希仁已上楼回卧室了。他是个生活极规律的人，每天按时上床，从来不在晚间应酬。

正预备上楼，管家卢太带来希仁的弟媳妇江心月，她提着一个食物篮。

“大嫂，给你们送消夜来。”江心月满脸笑容，“我亲自弄干净的燕窝。”

“下次别这样，哪能劳烦你亲自动手？”

“没关系，反正我总是闲着。”她四处张望一下，“大信呢？”

大信是江心月对家杰的昵称。

“还没回来，找他有事？”

“不不不，大信爱吃我做的鲍鱼，特地送来给他吃。”

“你太客气了，大家自己人，不必这样。”

“大嫂，这么多年，大哥和你们对我的照顾，我一辈子也报答不了。自德仁去世后……”

“别提不开心的事了。”曼宁永远菩萨心肠，虽然她并不喜欢江心月这弟媳妇，但念在亲戚一场，她总是有求必应。“心月，是不是你……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住的那区环境越来越杂，治安日差，我想……”

“好吧。你去找适合的房子，找到便告诉我，这是小事。”

“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。旧房子卖了的钱我会还给你们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留着做家用。”

曼宁上楼休息，留下江心月独自等候家杰。

她和家杰的感情特别好，因为曼宁生下家杰后，身体一度极差，是心月把家杰带大的。

那时心月住在这儿，每天从早到晚，非常专心地服侍和照顾家杰，把家杰当成亲生儿子般。曼宁很感激，对心月也就有求必应了。

她不知道心月等到多晚，家杰也没有提及。反正心月送东西来已是惯常事，谁也没放在心上。顾家自然不缺任何进补食品，



然而心月也是一番心意。

家杰正在开会，突然接到心月的电话。

“家杰，我是心月婢。”心月低声下气，“我急需要一笔钱，不是很多，十五至二十万。”

“我叫人给你送去。”家杰二话不说就收线。

但他皱紧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。

会后，他吩咐秘书：“心月婢的电话不要再接给我，尤其开会时。她要什么，酌情办理。”

秘书只好点头。顾家杰虽然只是副总经理，有时比大老板顾希仁还凶还严。

家杰是新一代人物，并不习惯江心月的婆婆妈妈和刻意巴结讨好。他知道心月很疼他，真心对他好，却嫌她烦。无端端随时来个电话，又不是什么重要事，他难以忍受。

他让秘书替他送二十万给心月，并吩咐“别让老爸知道”。他很明白，父亲每月送给心月的家用实在也不少。

心月自己倒没什么，她那同居男人魏孝全总给人烦厌的感觉。那男人好赌，心月要额外的钱怕也是让那男人赌掉了。

那魏孝全整整比心月小十岁。

回到公事上，家杰是快乐的。

他那新型的社区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，消息才在报纸上发表，许多好的反应已热烈地从电话中传回来。他对自己满怀信心。

正准备打电话给艾灵——他的现任女朋友，一个器宇轩昂、神色诚恳、正派的年轻人轻叩他房门。

“请进。”他呆怔一下，“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新来的会计经理殷传宗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哦，有事？”家杰望着他。

“在新社区发展计划的预算中，我发现有一点不妥，如用另一种方式计算，可替公司节省至少一亿。请过目。”

家杰眼睛一亮，立刻对这新会计经理另眼相看。他看过殷传



宗送上的新资料，想了一阵，点点头。

“我会再研究研究。”他十分满意。刚上班就替公司省钱，这种伙计难求。“你先回去，我会把结果通知你——你是……”

“殷传宗。”他含笑而退。

家杰记住了这名字，对他极有好感。

第二天，会计师把殷传宗建议的计算方式研究过后，大为赞赏。

“家杰，公司里有这样的人才才是你们的福气。”会计师笑，“要撬他跳槽呢。”

家杰把这件事告诉父亲，希仁又意外又高兴，谁说这不是公司的福气？

“这么大的数目怎会弄错，是谁做的预算？”希仁问。

“全组人做的。算了，也不必追究，反正殷传宗已替我们纠正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以前可能花了许多冤枉钱。”

“我们总在赚钱，就算是少赚些好了。”家杰笑，“我想给他一笔奖金。”

“对对，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要好好留下来！”希仁沉思，“真想知道他是什么人介绍来的。”

只是心血来潮，希仁真的召来人事总监问个明白。

“没有人介绍。”人事总监有点惶恐，“我见他是个人才——是否有问题？三个月试用期还没满，可以解雇。”

“没有问题。”希仁把殷传宗替公司节省了大笔钱的事说了一遍。“只是好奇。”

“我见他一表人才，又诚实可靠，再加上他大学教授给他最好的推荐信，才大胆用一个没有背景的人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做得好。”

希仁靠在椅背上微笑。真是个难得的年轻人，家仪能找到这样一个男朋友就好了。

家仪，怎么想到家仪身上呢？



家仪，还有一个月就放暑假回来。这孩子活泼热情，她在，家里热闹多了。

家杰的内线电话接进来。

“爸，中午不陪你吃饭，我约了殷传宗，想跟他谈谈。”他说。

“约他为什么不约我？”希仁问。

“你从不吃外面的东西。你也想见他？”

“为何不来我这儿吃家常菜？”希仁提议。

“好——太好。”家杰半开玩笑，“只是怕他受宠若惊。”

从来没有任何职员被邀请进希仁的私人小餐厅，连英国人总经理连能都不曾。

家杰把殷传宗带进来，他保持着适度的微笑，不亢不卑斯文有礼。

三个人坐在小圆台上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，传宗。”希仁说。他很自然地唤他名字。

“只是分内的事。”他答。

在两个老板面前，他挥洒自如，完全没有半丝勉强、紧张。他自然得就好像和自己家人进膳一般。

“以前你在哪里工作？”家杰问。

“银行。”他说了一间美资银行的名字。“也是做会计方面的工作。”

“怎么会来我们这儿？”

传宗坦然笑起来，那笑容真像阳光满天。

“薪金好得多，”他说，“而且我想这儿工作会比银行灵活些，我喜欢挑战。”

希仁不说话，一直用欣赏的眼光望着他。

“满意新工作吗？”家杰问。

“很好。”他想一想，“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以后能做些非会计方面的工作，譬如跟你学习怎样投标，怎样计划，怎样做生意。”



“有机会，一定有机会。”希仁先点头。

冢杰有点意外。

希仁的作风一向保守稳健，不会轻易答应人任何事。

“这次你替公司立了大功，希望能继续保持紧密美好的合作。”冢杰说。

传宗只是点头，没有任何话语。

他是个不多话而积极工作的人，生活非常健康，不烟不酒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逢星期天去教堂。女朋友李嘉文，是大学同学，没有如火烧般的激情，却如小溪中的两尾鱼，自然融洽地相伴而行。

该属于现代年轻人中的“罕见动物”类，该受保护。

下班回家，在他那层五百呎的公寓里，他为自己弄晚餐，很简单的食物，蒸一条鱼或煎片牛扒，再炒碟菜，已是他丰富的晚餐。

对于生活，他从不挑剔，也不讲究。自食其力，活得自然就是了。

自小长大的环境令他没有太大野心。对目前，他已相当满意。

开始懂人事后，他一直在保良局长大，能温饱，也有受教育的机会，但温情亲情却欠奉。他有一位认领的养母，是个哑巴，每个月见一次，感情不是很密切，却也颇牵挂，到底从小见到大的。

他还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。

养母最近身体不好，回汕头乡下休养，他每个月总寄点钱去，以表心意。香港人嘛！钱可以代表很多事。

哑巴养母是打住家工的，是那种白衫黑裤梳起不嫁的。他没问过养母领养他的原因（问了她也不能答），不外是古老女人想有点精神寄托。养母不识字，只能写自己的名字，还会写殷传宗。但那个殷字，也许笔划太多，她总写不好，看来像另一个字。



又是月尾，也该寄钱给养母了。养母有个很乡下的名字，叫陈冬妹，大概因为她是冬天出世的女儿吧。

在看《信报》，门铃响起。

嘉文，只有她，这小屋的惟一客人。

嘉文在洋行里做行政主任，很现代化的女孩子，却有一张十分秀气的古典脸孔，尤其笑起来右边面颊上的酒窝，十分引人。

“给你送水鱼汤，妈妈炖的。”她愉快地说。

“叫我去就行了，不敢劳烦。”

“人都来了，想赶我走？”

“哪儿敢？”他笑，“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
他俩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

“替公司改正一个预算上的错误，公司给我十万元奖金，有没有兴趣去旅行？”

她眼光一亮，随即摇头。

“还是把钱存起来，以后换幢大些的房子。”

“我诚意邀请。”

“不——还是等以后。”她犹豫着。她保守，不愿单独与男朋友出远门。

“请伯母一起去。”他胸有成竹，“伯母不是说过想去日本吗？”

“那——我问她。”她欣喜。传宗真难得，爱屋及乌。现在就打电话。

母亲大人当然欣然同意，她早把传宗看成准女婿，如今好男人难求。

“明天我订机票、酒店，我们不参加旅行团，不要伯母太辛苦。”

他是个细心周到之人，替每个人设想。

“难怪妈咪疼你。”嘉文说。

“能力范围所及，何必小气？”

传宗很守本分，三个月试用期满后，他才向公司申请放假。